

App裏的獨居隱憂

應能得到更充分的表達，也會被更多的人接受吧。

拋開起名風波不談，在沒有新名字之前，我們姑且用「死了麼」稱呼它。古人採風於民，今人採風於互聯網。哪怕一款App，也足以窺見人們內心隱伏着的憂慮。它的出現確實折射出當下人們的獨居隱憂。隨着工業化、城鎮化和信息化推進，家庭規模越來越小，鄰里關係越來越淡薄，獨居者越來越多，社交聯絡越來越虛擬。或許有一天，我們可以在網絡世界裏完成一切事，但終有兩件事做不

到，一件是生，一件是死。兩件事中，生，無法獨自完成，死，卻很有可能。《孟子》言：「惟送死可以當大事。」獨居者如何體面地離去，是一個關乎所有人的嚴肅問題。不妨就從關注這款App開始，正視之，深思之。



知見錄

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《霓虹不滅》

際功用，便只能成為遊客眼中的風景。

凝視書中「美香園」、「蓮香樓」的璀璨影像，忽然覺得，那個霓虹閃爍的香港，其本質並非玻璃管彎折出的色彩，而是背後那種敢為人先、用最新技術追逐商業活力的蓬勃精神。霓虹是那個時代的「最新技術」，是銳意與生猛的視覺化身。這種精神，從未離開。它只是脫下了霓虹的外衣，換上了另一種形態，繼續在這座城市的脈管中奔流。香港的街頭，依然滿是對效率與時尚的極致追求，只是載體從流光溢彩的燈管，轉

向大數據、金融模型與科技創意。

《霓虹不滅》這個書名起得真好。不滅的，從來不是哪一盞具體的燈，而是這座城市靈魂深處，那束永遠躍動、渴望照亮些什麼的灼灼火光。只要那光還在，香港便永遠有它的霓虹——無論它以何種形式閃耀。



大川集

利貞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短劇的《奇跡》

續進修提升，在商業大樓內發展事業，於不同公司攀上更高的崗位。芬姨曾經離開深圳回鄉，其兒子長大之後，芬姨又重返深圳從事服務行業。李雷每次遇到事業上的難關，都能獲得芬姨鼓勵。十幾年過去了，李雷在商業大樓的高樓層創立了自己的公司，芬姨亦老來退休，二人的友情持續，明天同樣美好。

《垂直人生》的故事結構簡單，更像一齣舞台劇的劇本。兩個角色的生命軌跡本來互不相干，但在高速發展的深圳卻互相交接，印證了深圳無

數摩天大樓之內，年輕人從基層一直往上爬，努力開創事業的堅定決心。劇集末段的資料顯示，深圳每四個人當中就有一位創業者，全市經營主體超過四百六十萬戶。創業者製造的奇跡，令人驚訝。



文藝中年

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「兒交」三十年(續)



下半场首先由三十年前的「兒交」首席凌顯祐指揮西貝士《悲傷圓舞曲》，以多變速度演奏「死亡之舞」，初生之犢竟然全然掌握，而且只排練過兩次。接着八位舊生及首

席，包括領奏的凌顯祐，演出巴赫雙小提琴協奏曲首樂章，四人一組拉奏獨奏樂段，其中包括已貴為職業樂師及茉莉亞等修讀的弦樂手。八位獨奏在台前，「兒交」在後伴奏，互相輝映(附圖)。

接着由舊生兼現任巴爾的摩交響樂團成員謝韻晴演奏拉威爾《吉卜賽人》，這首炫技曲開始悠長的無伴奏樂段，包括雙音、左手撥弦等技巧，謝韻晴表現無懈可擊。中段萊詠詩帶領樂隊悠然進入，之後一輪變速亦步亦趨，乾淨利落。

壓軸出場是久違了的蘇柏軒，這位前香港管弦樂團副指揮之前曾擔任「兒交」首席指揮，這次以西班牙Navarra交響樂團藝術總監指揮兩首大型作品，包括法雅《火祭之舞》及華格納《紐倫堡的名歌手》前奏曲，將「兒交」合奏水平推到極致。坐在筆者後面的香港電台第四台台長蕭樹勝更形容演奏水平「像頂級樂團」，誠可喜可賀。



樂問集

周光蔭

逢周一見報



重返大螢幕。《尋秦記》時隔二十五年

天命最高

二十五年前，電視劇《尋秦記》橫空出世，成為華語影視中「穿越劇」的開山鼻祖。在那個尚未被串流平台與倍速播放佔據的年代，一到播出時間，家家戶戶守在電視機前，跟着項少龍在戰國風雲中穿梭，既看歷史、又看愛情，也看得見想像力的奔放。《尋秦記》不僅是一部成功的電視劇，更是幾代觀眾的集體記憶。

如今，原班人馬回歸的電影版《尋秦記》上映，光是「情懷」二字，已經足以讓看過這部劇的觀眾走進戲院。古天樂、林峯、宣萱、郭羨妮與滕麗名再次同框，恍如時光倒流。尤其令人感慨的是一眾港星的「凍齡」功力，歲月似乎對他們格外溫柔，臉上留下的只是成熟與從容，而非陌生與疏離。當熟悉的角色再次出現在戰國時空，那份久別重逢的感動，本身就已是一份誠意滿滿的禮物。

電影版《尋秦記》在敘事上延續了劇集的核心精神：以現代視角回望歷史，以輕鬆幽默包裹宏大的時代背景。雖然篇幅所限，難以像劇集般鋪陳眾多支線與人物關係，但影片更集中於情感與命運的抉擇，讓故事顯得緊湊而直接。項少龍從年少時的「被捲入」，轉化為成熟後的「主動承擔」，這種轉變，某種程度上也呼應了觀眾自身的成長。

從市場反應來看，電影《尋秦記》的成績同樣亮眼。首日港澳開畫票房便創下香港電影史上首日最高開畫票房紀錄，隨後又刷新香港電影首周票房紀錄。這不僅是對作品本身的肯定，也說明經典IP在合適時機回歸，依然擁有強大的情感動員能力。

當情懷與故事在銀幕上交會，那份「再見，卻不覺遙遠」的感動，正是這部電影最珍貴的價值所在。



樂活

潘少

逢周一、二見報

藝術作為未完成的

在藝術史的長河中，少有人像費德里希·施萊格爾那樣，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理解藝術的方式。對他而言，藝術的核心不在於形式是否完美、結構是否和諧，而在於它是否仍然「活」着，是否保有一種持續生成的精神狀態。正是在這一點上，施萊格爾為浪漫主義奠定了深層的理論基礎。

施萊格爾不相信藝術可以被視為一個封閉、完成的整體。他認為，一旦作品被視為「完成品」，藝術便失去了呼吸的空間。在他的理解中，真正的藝術更像一個計劃，一個永遠在進行中的有機體：它從主觀經驗出發，試圖向外尋找形式，卻注定無法抵達終點。完成，不是目標，而是一種必須被延後的狀態。

由此，他提出了「碎片」的概念。碎片不是殘缺或失敗的結果，而是一種有意為之的未完成形式。正因為它拒絕圓滿，才迫使觀看者的想像力介入，使意義在空缺之處不斷生成。藝術不再提供結論，而是製造張力。無限，正是透過不完整而被感知的。

這樣的藝術觀，也使他傾向以「象徵」來理解作品。象徵不是清楚的指涉，而是一種通往不可言說之物的線索。作品在此不再只是自身，而是指向一個無法被完全掌握的精神。於是，他對哥德式建築、中世紀詩歌與基督教意象抱持高度評價，因為這些形式容許神秘性長久停留，而不急於被理性拆解。

與康德所建立的形式美學不同，施萊格爾並不要求藝術遵循普遍法則。他認為，藝術批評的任務，不是判斷作品是否符合某種「美」的標準，而是發現每一件作品內部所孕育的獨特理想。在這個視野中，醜、破碎、不和諧與崇高，皆不再被排除，而成為藝術經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在施萊格爾這裏，藝術第一次被理解為一種「未完成的」存在。它不為世界提供解釋，而是讓世界重新變得可感、可問，並持續向人發出精神性的召喚。



普通讀者

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醬油牛肉絲

到尖東的西餐廳吃牛扒，麵包餐湯先吃一輪，厚切牛扒上桌，拉鋸啖吃，最後還是吃不完，只好打包。牛扒拿回家再煮，切成大顆牛肉粒，先用油煎焦香，再添硬豆腐切粒同煮，加些水和醬油，收汁入盒，又是自煮午餐的好菜式。

牛肉配醬油的菜式，清代《清稗類鈔》就有提到，談餐膳安排時的用料特色，言：「以醬油為調料者，惟牛肉絲、小炒肉。」醬油醃牛肉，無論切絲切片，現代仍然可見，如乾炒牛河、洋葱炒牛柳絲。醬油不單添味，同時有色彩的考量，文中談菜式的配搭，詳說：「前置之冷餚四碟，取其顏色之鮮潔也。芹菜綠色，牛肉絲醬色，白斬雞淡黃色，火腿深紅色。」牛肉、醬油深色，但與其他食物同場，映襯之下，反倒各自出色。

明代《上醫本草》有「造牛脯法」一條，也是牛肉配搭醬油的煮

法，「脯」即肉乾，材料有牛肉、醬油、酒、八角、小茴香、花椒、葱、蒜，做法是「整用動轉動，肉爛為度」，將所有材料混和，牛肉需打爛，成形再風乾。牛肉先切打爛，調料先磨切切，再與肉混和，製作會較容易。

牛肉爛醃成肉乾，也可久藏成肉醬，可見清代《粵述》，談到粵地少數民族的生活，記載牛肚的運用，說：「以牛肚埋地窟內，侯客至食之，以為上品，謂之『牛醬』。」牛肚入器，進窟埋土，經時間發酵，待客人來挖出，作美食奉客，從牛醬之名可知，牛肚已經軟爛如醬，食味、質地如何，自己未有嘗過，也無法憑空論斷。



古聞港食

蕭欣浩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又見生煎

無錫這家「生煎饅頭」店，父親從去年說到今年，終於趁着我二〇二五年底回國探親，帶我去光顧了一次。本地人對生煎包沒那麼熱衷，平常追捧的是小籠包。但父親的老家是蘇州，儘管定居此地已超過半個世紀了，他對童年記憶中的姑蘇味道依舊念念不忘。去年這家店剛開張，他就興致勃勃地告訴我店裏主打「蘇式生煎」，比起上海生煎別有一番滋味。

冬日暖陽給街邊的花草樹木灑上了淡淡金光。店堂兩開門面，兩進深。靠大門的點餐櫃台旁擺着幾張方桌，往裏走別有洞天。裏面一進靠牆擺了一圈火車皮椅，中間放了幾張方桌。裝修樸素清爽，壁畫描摹江南水鄉推窗見河的風景。我們點了蝦仁小饅頭、鮮肉生煎包。饅頭湯水一般，似乎是豬油加蔥花，再添點小蝦皮，沒有傳統的大骨湯鮮美。饅頭倒是真材實料，個

頭不大，但每隻都有一粒蝦仁。生煎包賣相不錯，渾圓整齊，上面雪白，底部金黃。輕輕咬開，先嘗肉湯，再吃肉餡。內餡鬆軟鮮香，但外皮不夠香脆。可能是怕顧客等急了，出鍋過早。

蘇式生煎包以鮮豬肉餡料為主，加「和頭」會被視為異類，不過此店也供應蝦仁豬肉生煎。生煎此名，來源於生包子油煎，不是包子蒸熟後再煎，對火候要求較高。時間太短不熟，時間太長會焦。小店生意不錯，顧客除了生煎、饅頭，也點了拌麵、湯麵、粉絲湯等。他們不會像父親那樣懷舊，也未必能分辨生煎「正宗不正宗」。平民消費，價廉物美就是硬道理。



墟里

葉歌

逢周一、三見報